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心史叢刊

孟森著

三集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心史叢刊 三

心史叢刊三集

目次

袁了凡斬蛟記考

董小宛考

小說題跋一

跋聊齋誌異類道人

小說題跋二

紀文襄公見鬼事

文藝談一

文藝談二

心史筆粹

巴圖魯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念秧

秋香

請安

唱喏

擔糞着棋對

頽山懷古詩

過故宮詩

飲食男女之譬喻

行色詩

太常管梨花

壽亭侯與漢鍾離

丁香花

字貫案

閒閒錄案



心史叢刊三集

袁了凡斬蛟記考

眉公祕笈中有斬蛟記一篇篇末眉公題字云右斬蛟記或云是了凡作或云他作以窳袁者姑記之以資嗚噍

關白平秀吉者。非日本人。非中國人。蓋異類妖孽也。昔旌陽許真君斬蛟時。有小蛟從腹而出。以未有罪。不加誅。縱入江。歸大海。至日本之紅鹿江銀蛟山居焉。歷一千二百餘年。所害物類。不可勝紀。今又化爲人。卽平秀吉也。奸謀狡計。遠出常人之上。日舊有王居山城。號令不行於各島者百餘年。各島爭鬪無已時。今王卽位。僅二十一年。吉從徒中崛起。殺舊關白。奪其位。以智力收服六十六洲。各洲之民。不虞其爲異類。但見其詭譎莫測。畏而服之。其部下諸將三十六員。有王卿者。今爲僧。最親愛。而總兵權。亦蛟屬焉。琉球朝鮮。皆故賓服。朝鮮十七十八十九年。各遣使朝貢。不敢失禮。二十年四月。日人二十餘萬犯境。由對馬島至釜山鎮登



岸。朝鮮居民。望風逃遁。倭將平秀嘉據王京。行長據平壤。清正據安邊。沿途屯聚。絡繹相通。其意實欲從中犯遼。憑陵上國。亦氣數宜然也。數年前。已有妖星牛女之間。游行不定。其兆爲倭亂。時朝鮮告急。其王竄居義州。朝廷用將徂征。而經略宋公。荐予及劉玄子。贊畫軍務。蒙仙師遣人相諭。因緣會合。數不可逃。及抵遼陽。仙師復遣程師兄洞真來訪。索銀欲買鵝三千六百隻。且言許師兄在東阿相候。許名道源。卽旌陽裔孫。先從師而得道者也。予盡出囊金二百餘兩與之。程師兄攜往東阿。買鵝一千一百隻。復同至東平。主於吳二家。買鵝不多。卽至東昌。共買一千八百隻。又至萊山。買鵝七百隻。馳至海濱。祖師遣張師兄英接。浮海而東。祖師同黃石公徐茂公丘長春。及許張二師兄。上鳳凰山。周視。謂山中有至寶。人無識者。三千年後。山崩寶現。然後聖人出焉。有僧持不語戒。知爲異人。相勞問良久。祖師常曰。東有陳虛養氣。西有郭祿擒魔。此僧蓋姓陳名虛。今普天下修行得力者。僅此二人。予曾同劉員外訪之。不敢細問。意欲伺回日再叩。竟不及也。羣仙相

與酌議。謂勝倭不難。但既破倭兵。關白必親帥師而來。我兵不能當。彼卽浮鴨綠。據遼東。入山海。薄京城。覆而後圖。難矣。於是相與浮海。至銀蛟山。頃刻而達。其石如赭。其水如茶。其山濯濯無草木。兩崖遺積羽毛。深者丈餘。淺者六七尺。祖師將羣鵝在江中。圍繞成圈。爭鳴如笳鼓。黃石公書符作法。有一物在圈中。舉首。其狀巨如洪鐘。有赤髮披面。其面甚醜。兩目黃色。瑩瑩然。若明若滅。揮劍一擊。其頭墜。其身浮出水面。約長數十百丈。蛇形而魚鱗。穢氣充塞。其白如霧。咫尺不辨人色。頃之開霽。祖師命徐茂公取去首而瘞之。其時蓋萬曆癸巳正月初七日。其人則我老祖師黃石公徐茂公丘長春張許程三師兄也。蓋此物雖妖。亦有天命。尙有十五之數未盡。應食天鵝三千六百隻。今如數驅鵝至其島中。則其食數已畢。始可誅滅。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非耶。祖師曰。袁某欲卽度之。尙有福祿未盡。欲俟其緣滿。又恐行軍殺戮。廣害生靈。或至墮落。黃石公曰。不然。我昔適齊度孫臏。渠又殺害生靈數萬矣。度有緣弟子出苦海。何必拘拘。遂相與訂期而別。是日約三

更時。予在義州。見妖星從東飛墮。心知關白已死。大勢無虞。又知國家寧夏既平。朝鮮既定之後。尙有兵革。其事未已。恐不得解冠。有誤從游之期。急圖歸。初不虞拾遺之及也。遂作呈求致仕。劉員外艾主政皆見之。其畧曰。黃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寶坻令。歷任僅五年。督臣塞達撫臣成遜。聯章荐黃有異才。請陞備倭僉事。科臣許子偉。復荐職當用。李汝華論職當罷。蒙朝廷涵育。陞授今職。職聞謗不敢辨。聞命不敢辭。擬莅任三月。卽遵例乞休。以完半殘名節。不意未一月。卽有贊畫之命。命下之日。義不謀生。卽與妻孥訣別。遣之南還。准擬一死以報陛下。賴經略虛懷。提督奮勇。殲厥關白。大事以定。則黃自今以後。不死之年。皆死而復蘇之日也。請如例乞骸骨歸。昔堯舜與臯夔稷契。都俞於朝。故巢父許由。得以行其志。湯武與伊尹。周召勤恤於上。故務光伯夷。得以遂其高。晉文中興。而狐趙輩同心翊贊。故介子推。得入山不受祿。漢高創業。而蕭曹輩爛焉有勳。故張子房。得從赤松遊。今陛下明聖。羣賢滿朝。當師師濟濟之日。而有一急流勇退之臣。乃更足以妝點。

太平禪益世教。則黃雖不告而去。亦二帝三王所不禁也。然論古人之高。則洗耳沈沙。皆盛世所不諱。而論今時之法。則委職爲民。偷念職微勞。姑容致仕。此非常之大恩也。黃死且不朽。如不聽而迫職于逃。因而削職之籍。此國家之常法也。亦死且不朽。云云。專候東征。稍有次第。卽懇經略力求轉奏。豈料聖恩隆重。特准放歸。黃聞命。輒投冠解衣如蟬蛻。晝夜兼行。將至都門。潘尙寶遣人約會。則斬蛟之事。予所願祕而不敢洩者。渠皆預道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前行至任邱。遇程兄。問祖師所在。則云從日本過扶桑。歷大小琉球。至八月始返。及抵荏平之眞武廟。則許兄遺鞋在焉。知祖師已西來。程大駭。及至東阿。果五月七日也。予向在軍中。懼以虛名賈實禍。絕口不談。人無知者。不但我軍不知。卽將行長等亦未必盡知。蓋關白旣死。其部將王卿等亦係蛟化。祖師以其罪未盈。且未誅戮。彼恐人心離貳。必不發喪。必當假關白之號令。以攝伏六十六洲之人。此不可不說破者。且倭向約益兵來征。今竟不益。向欲長驅直犯。今竟不犯。則關白之死。昭然在目。稍知兵

機者。不待予言而定。應預識矣。故予知倭之欲退。其信甚真。特以無徵不信。不敢明言耳。今既西歸。當明發之。

右記文。據眉公言。似是明萬曆末流行之小說。但其託之於了凡自撰。卽眉公亦不敢質言。以今考之。此卽眉公所以嘲了凡者也。了凡頭巾氣極重。應爲眉公輩所嫻笑。學究者流。相沿用了凡功過格。於是了凡之名。盛傳於里塾間。幾於無人不知。通人固亦不以爲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可證也。

靜志居詩話。袁黃。字坤儀。嘉善人。萬曆丙戌進士。除寶坻知縣。遷兵部主事。有兩行堂集。職方導人持功過格。鄉里稱爲愿人。其說實本於愛禮先生。劉駟加發揮焉。然順親友兄弟。皆自居以爲功。終於心有未安。君子之學。無伐善焉可矣。此功過格之評隲也。

眉公爲太倉王相國錫爵館賓。王相子衡。與眉公極相得。衡字辰玉。有緱山集。四庫子目緱山集提要。言與王世貞雖同里閭。而不蹈其蹊徑。然頗染陳繼儒之俗。

格。明史隱逸傳。稱錫爵招繼儒。與衡讀書支硎山。其所由來者漸矣。云云。陶石簣爲眉公書齋額云。可以棲遲。或告眉公云。此言吾子在衡門之下。卽王衡相公門下也。眉公甚慚。凡此皆可見眉公與衡爲同聲氣。今按衡有與袁了凡主政書。意頗不滿於袁。此亦見斬蛟記之必出於眉公輩輕薄之筆矣。錄衡書如下。

周在浚尺牘新鈔。王衡與袁了凡主政。捧讀尊函。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衡所稔聞也。明知情有所著。蓬宮瑤池。與廁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獷。習與性成。如喰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嵇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嬾著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真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錢謙益初學集。文毅趙公神道碑。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求悉其利弊。在官坊。延進士袁黃。商榷四十七晝夜。條陳

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終閣寢不行。云云。文毅者。趙用賢之諡也。觀此則了凡固南省賢士大夫。能悉南中利弊。而爲清流所倚重矣。明史無了凡傳。其行事殊少概見。畧爲旁撫如此。

至東征之役。了凡贊畫軍務。實亦有特別之處。且所主張。頗右石星沈惟敬輩。與時論不同。卽與史文亦不能不異。必其時了凡於倭事獨持異說。爲時所訝。因作斬蛟記以騰笑耳。錢謙益初學集。有東征二士錄一首云。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躡朝鮮。天子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興師往援。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大閣者。僞倭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



職方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東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冊封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戛。倭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沸。爭欲殺李大蠻。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撤。所過多張虛壘。以疑敵。如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途列四十寨。攻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

人聲。令西兵梯而入。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恨如松。給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畦。李如柏以其弟如梅爲左右翼。夾如松出淖中。李友昇中鈎墮。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略駐定州。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撼而間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薩摩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嬖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虜李昞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筓三人。擁兵斷後。意不欲屬行長。恥爲之下也。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仲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強。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

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暴關白之篡也。故以故主挑之。清正嚙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海濱。自甘牛後。心竊恥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冊封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叩頭謝。訂期歸國。卽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勒兵以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如松平壤之役。職方數其襲封殺降。今得無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地乎。乃領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生擒倭將一人。曰葉實。仲纓歸。武庫果以通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疲糧盡。與參軍李應試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

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參軍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鬪。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邢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俯首爲邢小人用乎。仲纓謝弗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葬之北麓。附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父死。負官錢七萬。隸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走居庸關外。亡人虜中。虜見相藝絕人。不忍殺。居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虜爲資送。至關外始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運。從李中丞論行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

所記錄絕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恆滿。出清正所贈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喀嘔且死。語其僕曰。置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魂悸也。其曲謹多畏如此。

楊復古夢闌瑣筆。葉虞部天寥。世居吾邑之分湖。幼育於了凡先生。故名紹袁。息影偶錄。吳下稱奴爲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富而驕。以貲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伯起乃謂吳曰。近聞邸報。關白已就擒。吳欣然問之。伯起曰。關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數千斤。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己。不終席去。此雖惡謔。亦譏語之所由來也。

了凡兩行堂集未見。郝敬藝圃僉談。嚴滄浪借禪喻詩。近時袁坤儀卽禪爲詩。坤儀之說。可矯浮靡之偏。失詩人葩藻之意。今按袁詩不過寡薄耳。尙未至如他講

學家純用俗語爲詩。若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等作。略錄袁詩如下。

靜志居詩話載其潯陽夜泊云。潯陽江上鷓鴣啼。茅屋青燈隔水西。獨坐孤篷傷往事。寒鴉飛盡楚天低。

陳田明詩紀事載其爛溪夜泊云。載酒攜琴訪翠微。前邨燈火對漁磯。孤舟自傍蘆花宿。老鶴應疑道士歸。明月滿前春樹冷。好山猶在主人非。百年心事同流水。半夜聞雞淚滿衣。又林居云。簾捲東風日未斜。松蹊竹徑野人家。空庭寂寞無人到。閒看黃鸝啄杏花。

### 董小宛考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貴妃之故後承恩。具在國史。時人因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事影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承嬌女也。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於疑似之間。強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事之可怪。

無逾於此。

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卽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并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

董小宛之歿也。在順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蓋生於明天啓四年甲子。是爲清太祖天命十年。國號後金。未定名爲清也。越十四年。爲明崇禎十一年戊寅。清太宗於是年之前一年改元崇德。始建國號曰清。於此爲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戌時。世祖始生。而爲小宛之十五歲。

陳其年湖海樓詩。壽冒巢民先生七十云。先生庚子屆五袞。我適來捧金屈卮。婁東作序字椀大。研繚綾上蟠蛟螭。十年庚戌再祝嘏。合肥夫子爲之詞。花前秃筆掃屏幃。酒痕墨瀋交淋漓。今春庚申又七十。佳郎賭著斑斕嬉。據此則集



民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至順治十七年庚子爲五十。康熙九年庚戌爲六十。康熙十九年庚申爲七十也。庚申之前一年己未。爲清代第一次開鴻博科。其年以是年入翰林。巢民之五十壽言。出吳梅村手。六十壽言。出龔芝麓手。七十壽言。乃出其年手。正其年入翰林之次年也。梅村壽文。今見集中。巢民至八十三而終。八十壽言。出韓元少手。亦見有懷堂集。

由庚子上推順治七年庚寅。爲巢民之四十歲。巢民憶小宛之情詞。具在影梅庵憶語。憶語云。客春三月。欲長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奉常云。子不自註。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縮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知者。余時應之。未卽下筆。云云。又曰。詎謂我侑卮之辭。乃姬誓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和隴壘也。云云。據此則巢民之作憶語。在庚寅

四十初度之明年。爲順治八年辛卯。

奉常詩全篇。見定山堂集中。題云。金閨行爲辟疆賦。詩云。暮春柳花吹雪香。故人坐我芙蓉堂。酒酣燭跋詩思歇。欲言不言還進觴。共請故人陳夙昔。十年前作金閨客。朱絃錦瑟正當樓。妙舞清歌恆接席。是時江左猶清平。吳趨美人爭知名。珊瑚爲鞭紫驪馬。嫣然一笑逢傾城。虎邱明月駕鳶梁。經歲烟波獨來往。茶香深夕玉纖纖。隋珠已入秦簫掌。寶霍驕奢勢絕倫。雕籠翡翠可憐身。至今響屐廊前水。猶怨苧蘿溪上春。臨風惆悵無人見。雙成烟霧迴鸞扇。綺閣青燈伴藥爐。桃花瘦盡春醒面。橫塘風好不迴船。鍗臂緣深子夜前。促坐已交連理樹。同心寧學獨枝蓮。桃葉渡江還用楫。龍舟錦纜開歡鬪。孫劉事去水湯湯。金焦兩點飛蝴蝶。登山臨水送將歸。裊粉親沾遊子衣。木刻斑駁人獨去。啼憎烏柏手難揮。憔悴空閨衣帶緩。刀環夢逐征鴻斷。桂華清露碧成團。鳴榔到日秋光滿。乍離乍合事無端。不贈當歸贈合歡。俠骨自能輕遠道。長思不待祝加餐。

爾時結交多畏友。正色相規言不苟。幡然意氣重金釵。急之勿失真佳偶。片帆  
東下舞衣斑。又載明珠江上還。風雨熟經揚子渡。車輪長轉望夫山。殷勤爲信  
玄霜約。四海肝腸誰可託。翩然一片有心人。義重恩多沁香澤。黃衫驄馬此緣  
奇。玉鏡臺前鬢影移。豈有鸞鏡堪浪擲。百年天意在蛾眉。七寶裝車九霞幔。支  
機星采搖銀漢。雍睦能調滄泖琴。幽貞對舉梁鴻案。南陔天壤樂難支。鳩杖相  
扶上壽時。花竹一門封太古。始知佳婦似佳兒。風塵動地人蓬轉。潘鬢蕭疎沈  
郎倦。桃笙玉臂自支持。患難深情於此見。牙籤湘軸盡經營。餘事文人標格清。  
花裏抽毫香博士。林中掠鬢女書生。辟疆約略言如此。雙頰津津猶未已。黃雞  
三唱曉缸青。浮白高歌送吾子。憶君四十是明朝。清酒平原興已饒。一下緱山  
黃鶴背。揚州橋上聽吹簫。人生此日稱強仕。蕭然獨著名山史。柴桑歲月義熙  
餘。薇蕨山川樸巢似。餐霞吐玉剩風流。南岳西川萬里遊。子安年少推才子。今  
日相逢未白頭。旗亭好句雙鬢譜。寒食東風動人主。羽獵長楊又一時。誰令英

雄老歌舞。盡道元方孝友偏。平生隱德夢中傳。板輿短褐清門裏。千尺松筠結大年。更起爲君酌一斗。神僊遊戲藏花酒。不須遙羨白雲鄉。栖鳥各有長干柳。此詩正巢民所云中有桃花瘦盡春醒面句。但並無數千言之多。蓋侈言之也。結句芝麓自鳴得意。蓋詡其亦有橫波夫人。同爲一時俊選。不須徒羨宛君。是時正龔與橫波。久羈吳越。將起復北上矣。

憶語又曰。客歲新春二日。卽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至夜和成八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爲不憚。卽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今歲恰以是日長逝也。云云。所云客歲。卽是庚寅。所云今歲。卽是辛卯。新正二日長逝。其確證如此。

冒氏同人集壽文。有陳維崧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孺人五十雙壽序。中云。孺人天性謹厚。知大義。視先生所愛之姬董。同於姊妹。姬歿而哭之慟。且令

兩兒白衣冠治喪焉。春秋祭祀不使絕。云云。此序文不見於湖海樓集。當輯補迦陵軼文。其足證小宛之死。更無疑義。

憶語又云。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攜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柄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却之。不以殉。洵稱異人。云云。此處又可證小宛之死。爲元旦次日。巢民記其彌留之狀。并記其殉物。此爲天死於家。絕無影響異詞。可供攬撫也。巢民之婦蘇氏。與巢民同年。見

梅村壽文。

小宛之年。各家言止二十七歲。既見於張明弼所作小宛傳。又余澹心板橋雜記云。小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張余皆紀小宛之年。澹心尤記其死因。爲由於勞瘁。蓋亦從影梅庵憶語中之詞旨也。然據憶語。則當得年二十有八。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爲清太宗崇德三年。南都鄉試。巢民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盛稱小宛。巢民初未過訪也。至下第後。送其尊人入粵。乃至吳門。時小宛已移居吳。巢民與之相見於半塘。是爲識面之始。是年小宛十六歲。清世祖則爲二歲。巢民則爲二十九歲。

己卯。應試南都。從吳方侯諸公聞小宛名。見張明弼所作傳。憶語則云。己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閶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遛洞庭不

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花徑扶姬於曲闌。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云云。據此則小宛之年。當以巢民所自記者爲信。若如張傳余記之言。是年當止十五。否則當死於順治七年庚寅。總之與憶語不合。故斷爲小宛死於二十八歲時也。巢民有和書雲先生己巳夏寓桃葉渡口卽事感懷原韻詩一首。詩後長跋一首。中有云。至牧齋先生。以三千金同柳夫人爲余放手作古押衙。送董姬相從。則壬午秋冬事。董姬十三離秦淮。居半塘六年。從牧齋先生遊黃山。留新安三年。年十九歸余。云云。此段與憶語合。尤足證小宛歸冒之年爲十九歲。而順治辛卯死時爲二十八。不當從諸家作二十七也。書雲先生爲李宗孔。原唱見同人集。己巳爲康熙二十七年。巢民已七十九歲。跋中述秦淮事實頗詳。書雲原



作推巢民與牧齋梅村芝麓輩同擅風流。巢民乃獨以風流教主。主屬牧齋。謂梅村並非曲中熟客。於牧齋送董姬歸冒時。餞於虎邱。梅村在座。僅能致語豔羨。蓋純以門外漢稱之。芝麓亦僅爲橫波。稍有留戀。並非久瀟曲中者。惟己與定生次尾。爲庶幾夢入遊仙。云云。小宛於崇禎壬午以前。從牧齋至新安。淹留至三年之久。固於此老香火緣不淺。又小宛以十三徙半塘。則在崇禎九年丙子。其間亦時至秦淮。故己卯應秋試。諸公爭道變成。巢民過訪。則已歸半塘。其留新安三年。亦卽在居半塘六年之內。牧齋至新安。在辛巳春。集中歲月可考。明年壬午春。小宛已歸半塘。爲與巢民訂嫁娶之始。然則所云從牧齋先生游黃山。乃小宛已留新安之日。牧齋來而從之游。非偕往也。

巢民記與小宛相見情狀如此。則張傳所云。方侯吳諸公稱小宛。而巢民不信。因不訪小宛。小宛則時時從人間巢民。及半塘相見。連稱巢民爲異人異人。皆未免過爲妝點。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小宛病中再晤巢民。始有委身之意。暨從至南都鄉試。九月七日榜發。巢民中副車。十月至潤州。謁房師鄭某。乃聞小宛歸冒念切。生死以之。某刺史任黃衫押衙。而負累轆轤。事已決裂。旋得虞山錢牧齋聞訊而來。以大力斡旋。三日爲之區畫立盡。以十二月望。送至如皋。巢民不敢白其尊人。居之別室。四閱月乃歸。蓋在十六年癸未之春矣。是爲小宛之以十九歲歸於冒。二十歲始與大婦同居。時巢民爲三十二至三十三歲。清世祖爲五歲至六歲。清太宗以癸未歿。世祖六歲嗣位。明年改元順治矣。

憶語云。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言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未皆答。至則十日前復爲竇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嫗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云云。巢民當辛巳壬午之間。嫗陳

姬訂嫁娶甚堅。自己卯晤小宛。彼此初無意也。此陳姬在憶語中。於辛巳早春相識。審其蹤跡。當卽陳圓圓。以無預小宛事。不贅。

又云。是晚壹鬱。因與友覓舟去虎膠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所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卽停舟相訪。友阻云。彼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鏤戶不見客。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闌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沈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闌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謂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云云。此時情景。決其於己卯初見時。非有深契。益證張傳之不免附會。所云勢家。當卽后父周奎。時思間田貴妃之寵。選色於吳。冀蠱思宗。圓圓去而小宛獲免也。後吳三桂之得圓圓。卽得之於周邸。至巢民之眷圓圓。更有紀載可憑。陳其年婦人集云。

姑蘇女子圓圓。字晚芬。吳家女子也。色藝擅一時。如皋冒先生常言。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碌碌雙鬢。難其選也。蕙心紈質。澹秀天然。生平所覩。則獨有圓圓耳。據此。則巢民之傾倒於圓圓。少日風流可想矣。又云。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云云。又云。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云云。此爲壬午四五月間事。

又云。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逼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經理一切。且姬吳門。責逋甚衆。金陵落籍。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妨無益。姬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於船牕。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猝不臧。反債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雖憐姬。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纔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荆